

有限场地打造 “立体体育” 效果虽好但受重视程度不够

■B04 微关注

乐购面包 “缺斤两” 本报记者助力维权

■B10 微生活·维权

“家庭电影”能否带国产儿童电影走出困境

■B14 文娱



儿童读物虽琳琅满目,但挑本合适的真有点难。

原本准备在“六一”期间火爆一回的各大书店童书专柜,正在遭遇吸引不到孩子的尴尬。原因是在很多孩子眼里,专柜里的很多童书是“想把我们当孩子哄”,幼稚程度还停留在20年前的阶段。本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,由于缺乏基本了解,童书作者的写作,与在庞大信息量中长大的当今孩子的心智,存在不小落差。其结果是,无书可读的孩子被过早地推向成人图书世界。

本报记者 郦亮
本报记者 丁嘉摄

童书集体“扮嫩”遭孩子不屑： 我们不叫“小棒棒糖、小油糕、小红枣”

童书“扮嫩”还想把我们当小孩子哄？

只有11岁的龚文涛小朋友正在书店里的成人文学区,津津有味地看一本《那些年,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》。他准备就在此处为自己挑一本书,作为“六一”的礼物。小龚一脸成熟地告诉本报记者,他已经“很久”没去少儿类图书专柜了。“那些书太幼稚!”

儿童节前夕,本报记者在上海各大书店探访中发现,除了一些正在上或还没上幼儿园的低龄儿童,会在父母的带领下,到童书专柜流连一、二外,很少看到10岁以上的孩子来买儿童图书。

“真的想把我们当小孩子哄啊?”小学二年级的郑聪小朋友已经可以识很多字了,自认为是个小大人,但他拿着一本儿童小说《鲸

歌悠扬》给本报记者看,书里男主角叫陶淘,他有一个异性朋友叫米香香,陶淘竟然觉得米香香这个名字很好听;米香香米香香,为她取名的人,肯定比诸葛亮还聪明。有这么傻的父母吗?会取出这样的名字。一看就是知道是编的,在哄人!”

被孩子认为“在哄人”的书,在童书专柜上比比皆是。有一本书叫《小朋友,上学啦》,讲了一个小孩子第一天上学,因为想妈妈,竟然在课堂上号啕大哭起来。书里还有“穿上校服也感到很新鲜,不知道班主任”是干什么的等情节。“这可能吗?我们第一天上学的时候,怎么没人想妈想得哭啊?校服这么难看,谁稀罕啊?”郑聪对记者说。至于《小

男生小豆包》等儿童图书里,用食品名(比如西红柿、小棒棒糖、小油糕、小红枣)给书中主人公取绰号,也让孩子嗤之以鼻。“我们在学校里根本不叫这么土的名字,要叫也是‘魔兽’、‘老怪’什么的。”

不仅内容“扮嫩”,记者在探访中还发现,一些儿童图书语言也幼稚至极,写作者为了表现“儿童化”,动辄就是“哦”“耶”“哇塞”。这种“扮嫩”显然遭到了看《哈利·波特》《暮光之城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孩子的反感。上海博库书城企划经理朱兵昨天告诉记者,就“六一”书市来说,还是“四大名著”,以及郑渊洁和杨红樱的书卖得最好,“那些故作幼稚的童书,还有一些幼稚绘本,卖得很差。”

后果严重 孩子被过早推向成人图书世界

因为在满目“幼稚”的童书专柜里找不到自己想看的书,像龚文涛和郑聪这些10来岁的孩子,如果要看书,便只能向成人书柜索书。孩子被过早地推向成人书籍的一个重要后果,就是孩子过早地知道了很多事情。

比如龚文涛,这个11岁的小孩子谈吐之间都给人一种早熟的感觉。记者问他《那些年,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》看得懂吗,这个小男孩眉毛一扬,“书里的‘那些年’不就是我的现在吗?多看看这些书,才不至于将来感到遗憾。”老练程度令人瞠目结舌。

秦文君告诉本报记者,书店里的童书专柜要想把孩子留住,最紧迫的问题是儿童文学作者必须写适合当今孩子阅读的书记。这个“适合”并非一味赶时髦,将成人世界中的很多时尚的东西全都写进去,也并非停滞不前,还在写很幼稚的东西。而是在研究当今孩子阅读兴趣之下,写他们喜欢看的作品。

但是秦文君同时强调,儿童文学形式上可以适应当今孩子的兴趣,但儿童文学核心的东西无需改变,那就是关注人心,关注美好的东西。这样写出来的作品,50年之后也依然会感人。”

》记者手记

想把儿童文学写好,必须真正喜爱儿童

郦亮
单靠杨红樱的《笑猫日记》和郑渊洁的《皮皮鲁》吸引一些低龄儿童父母掏出几个钱,而不能吸引十几岁的少年,给他们在成长上以真正的人生指导,这可以说是儿童文学世界的悲哀。

为什么童书市场会出现“低龄热,少年冷”的局面?这是因为低幼市场的钱更好赚。归根到底,现在写儿童文学,对中国的一些作家而言,仍然是一种生存方式和改善生活条件的途径。正因为如此,他们写作才是趋利的。然而创作规律告诉人们,要

想把儿童文学写好,作家必须真正地喜爱儿童。只有喜爱,才有可能成天和孩子们在一起,感触他们的心灵,体味他们的兴趣,才有可能以一个“大孩子”身份写出让孩子爱读的作品。

当然,在儿童文学作家还在为生存而写作,原有的一点童心被商业逐渐消磨的当下,他们要想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。当中国一些作家感叹《哈利·波特》如何引人入胜的时候,他们可能忘记了,罗琳开写这部作品时,她是一个单身母亲,她是那样爱自己的女儿,她极富童心,她拥有和孩子一样丰富的想象力。

业内反思 不能将现在孩子当成20年前的孩子

在过去几年中,有关童书“成人化”趋势的讨论很火爆,业内对一些童书宣扬的情色、暴力和恐怖(比如《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》和郑渊洁的《大灰狼罗克》都遭到质疑)大加挞伐,但上海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不久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,童书其实更严重的是“幼稚化”趋势,有人童书作者一下笔还是“小猫小狗”一类,语言上也故意拿腔拿调,蹩脚地学小孩子说话。

文章开头的龚文涛告诉本报记者,他刚读小学时就看过《哈利·波特》对“魔法”、“巫师”谙熟于心,

网上也会看到一些奇幻类小说,已经领教了人的想象力可以到达一个什么程度。如果童书还是一味地“想妈妈想得哭了”,那龚文涛肯定是不感兴趣的。“我觉得,现在很多给孩子写书的作家,根本不了解我们到底想看什么。”

龚文涛的质问,其实也在说明一个问题,现在有的儿童文学作家并不掌握在庞大信息量中长大的这一代孩子,他们的心智究竟已经成长到了哪一步。有的作者头发都已有些白了,但一下笔还是“耶”。有的儿童小说其实还停留在

在给1980年代的孩子看的地步,与当今孩子的审美和兴趣存在很大落差。

除了作者思维落伍的原因之外,上海作协副主席、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昨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,儿童文学“幼稚化”其实还与孩子的课业负担有关。“按照国际上的说法,儿童文学适合1岁到18岁的人看。你所说那些‘幼稚’的儿童文学,其实都是给学前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看的。而真正适合小学高年级,乃至初中和高中学生读的儿童文学,创作上确实非常薄弱。”